

〔清〕 陈其元 著

庸問齋筆記

崔承运 金川 选注



庸闲斋笔记

〔清〕

陈其元 著

崔承运 金川 选注

河北教育出版社

庸闲斋笔记

〔清〕陈其元 著

崔承运 选注

金 川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0.25 印张 234 千字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14.00 元

ISBN 7-5434-2587-4/J·1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我厂调换)

957136

前言

《庸闲斋笔记》作者陈其元(1812—1882)，字子庄，晚年自号庸闲，生长在浙江海宁一个鼎族之家。先世出自宋高武烈王，以勋戚随高宗南渡后籍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明朝中叶，其始祖高谅由仁和(今浙江省杭县)游学海宁，入赘陈家，遂承陈姓。至清嘉、道间，三百余年，传世二十代，人才辈出。登进士第者三十一人，举人一百零三人，官至宰相者三人，尚书、侍郎、巡抚、藩臬十三人，在浙江推为望族。乾隆间宰相陈元龙，系作者六世从祖。祖陈万森，父陈鳌，官知府、知县。封建官僚的家庭，自幼培育了他的封建正统思想。一生不辍科举，先后参加省试达十五次之多。然而科举并没有给他带来光明前程，他只是靠着对朝廷的忠诚和办事的干练，才最终登上了江苏道员的职位。

陈其元自幼在杭州读书，1844年铨金华训导，后擢富阳教谕，在官十八年，德业课士，颇有贤声。太平军入浙后，陈其元出于地主阶级立场，本能地起而抵抗，因此被提升为知县，加秩同知，并赏赐孔雀翎，为曾国藩、左宗棠所器重。1864年受左宗棠举荐为直隶州知州，发往江苏补用，深受江苏巡抚丁日昌的青睐，先后代理南汇、青浦、新阳、上海几个大县的县令。1867年以州牧资格提调淞沪厘



C

261759

2

· 1 ·

廉洁奉公，励精图治，体恤民情，兴利除弊。1867年官南汇时，民间讼事，一经控诉，立即提讯，随到随审，随审随结，其办事效率之高，令人钦敬。官青浦时，力行清丈，止息兼并，锐心水利，造福于民。最值得称颂的是，当时江苏沿海大县，外国势力十分嚣张，陈其元愤慨于嚣噉，挈巨厘细，擘画翔实。凡有涉中外冲突，都坚决站在国家民族立场上，持议侃侃，据理以争。1867年9月，英商载煤船触礁而沉，煤散浮海上，南汇百姓多有捞获。英商照会上海道，诬告南汇百姓抢煤烧船，强行索赔银五万两。陈其元一方面据理力争，拒绝赔款，一方面劝说百姓还煤，避免了英人肇事，也维护了民族尊严，表现出坚定的爱国立场和可贵的外交才能。在江苏仅几年即积勋晋阶知府，加秩道员。1872年，以六十二岁辞官，侨居武林。归来后，泉石优游，娱情翰墨，遂成《庸闲斋笔记》，先得八卷，后补写四卷，共十二卷，计十四万余言。1874年有“同治十三年吴下开雕”本问世，时人竞相传阅。后于上海《申报》连载，颇为当时人所推崇。

二

《庸闲斋笔记》，名“笔记”，表明不是纯粹的小说创作。所谓“笔记”，是指那些用散文方式写的零星琐碎的随笔杂录。它最早出现于魏晋时期，而用“笔记”二字为著作命名，却在北宋的宋祁著《笔记》三卷之后。从魏晋到明清，笔记大概可分三类：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类；考据辩证类。第一类是沿袭了魏晋时出现的“丛残小语”式的故事集发展而来。二、三类则天文地理、文学艺术、典章制度、风俗民情、轶闻琐事、鬼神怪异、医卜星相，无所不包。然而具体到每一部笔记作品，却往往由于内容的庞杂而难以划分类别。《庸闲斋笔记》便是这样。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追念平生见闻及身所经历目睹事，有所记忆，辄拉杂书之，纷纶丛胜，虽决清断而无

所不登。而国典朝章，庄言至论，异闻轶事，军情事务，及展卷所得者间亦存焉。”俞樾《序言》也说：“《庸闲斋笔记》一书，首述家门盛迹，先世轶事，次及游宦见闻，下逮诙谐游戏之类，斐然可观。”可见其题材十分广泛，内容相当丰富，其中的思想也是非常复杂的。

首先，它反映了作者正统的儒家思想和封建道德观念。陈其元步入仕途时，正值国家经历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屈辱年月。西方资产阶级的坚船利炮已经打开了中国封建闭锁的大门，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进步思想家，已经站在了近代历史的门槛上，呼吁着新思潮的到来。学习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以抵御外侮、振兴中华的呼声已十分强烈，然而这些在陈其元的笔下却没有反响。他当时与林则徐虽然已有交往，对林则徐也有称颂之词，但仅限于颂扬他忠于朝廷、勤于职守的一面，而对其革新主张却缺乏热情，可见他对新思潮的淡漠态度。

《庸闲斋笔记》里有大量污蔑太平天国革命的言论，反映了作者对农民革命军出自本能的仇恨，而对残酷镇压太平军的曾国藩、左宗棠却极尽颂扬之能事。在他做官的晚期，满清官场的腐败已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他却以忠臣、清官自励，为维护清皇朝的长治久安而鞠躬尽瘁。在他官南汇时，那里积案如山，多年无人审理，他一上任便立即“以乡堡远近，定传讯期日，用编审法，日榜六事，凡一月，判决三百八十余牍。”（见《槃迈文·汤纪尚代左宗棠撰陈其元墓志铭》）表明了他的匡扶之志和忠于朝廷的勤苦用心。

《庸闲斋笔记》还有大量篇幅是对忠、孝、节、义的颂扬，尤其对孝子、烈妇，倾注了深厚的赞美之情。《不读书者有至行》中的许大镛，所谓“至行”，就是为从母命而明娶寡妇为妻；为使寡妇全节而暗中与她分居。《王烈妇》中的根仙妻，以其十九岁妙龄矢志殉夫。《李方伯姬人殉节》中的吴姬与老伶，都义无反顾地为主人而死，成为作者心目中的节妇、义仆。这些都是封建道德毒害下灵魂异化的典型形象，而作者却称颂他们为“至行”、“节烈”、“忠义”，表明了作

者根深蒂固的封建道德观念。

其次，作者以忠、孝、节、义为是非标准评判人事，客观上暴露了封建官场的黑暗，抨击了邪恶势力。作者在《自序》中表白自己的写作态度时，曾阐明过自己“隐恶扬善”、“不记人之过恶”的“君子用心”，这多少影响了文章的尖锐性和战斗性，然而在对人事的记述与批评中，客观上还是暴露了许许多多的黑暗现实，其中不少篇章对邪恶势力作了有力的抨击。《闽省州县亏空案》中，某将军挟嫌报复，残杀十几条人命；《盗案被诬》中，发审局官员明目张胆地冤屈一位无辜百姓，而沈“青天”为了保全自己的乌纱帽，竟不肯仗义相救；《福建宰白鸭之惨》中，有钱人杀人，买穷人替死，而臬局之官竟听之任之……。这一桩桩，一件件，网织出一幅多么黑暗的悲惨图景！《金烈女》与《扬州烈女》都揭露了社会上邪恶势力的残酷暴行，读之令人发指。这些，都成为我们在今天认识旧社会黑暗的一面面镜子。

再次，《庸闲斋笔记》以大量篇幅记述了鬼神之事，反映了作者对鬼神的矛盾态度。儒家“敬鬼神而远之”和不谈“怪力乱神”的态度，对作者是有影响的，他在《科场中鬼神》、《奇门遁法失灵》、《迷信扶乩受祸》等篇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眼见耳闻，有力批驳了鬼神之事。但在另一些篇章，尤其记述祖先、家世的时候，却又明显地站到天道鬼神的立场上。对因果报应之事，则更是坚信不移。应该指出的是在他的笔下，天道示惩、因果报应，都是同劝善惩恶密切相连的。《鬼神报应之灵》中的李巡捕、《巡检作恶之报》中的某巡检、《做官不可有邀功心》中的同宗某、《盐梟行劫》中的盐梟刘，都是作恶多端终遭恶报的典型人物，这既是作者迷信思想的反映，又是他忠奸善恶立场的曲折体现。

此外，不少篇章对物土、人情的描述，俨然一幅幅丰富多彩的民俗画卷，反映出江南水乡的风土民习。《制造食物之秽》里的落后的制作工艺；《小说误人》中吴民的野习；《婺州斗牛俗》里浙民的淳

朴、天真；《庙鬼慢神》中杭人的滑稽可笑；《少见多怪》里川民的古朴、无知，以及《古树中异物》的稀奇；《闽海鱼斗》的惊人；《禽兽亦通灵性》的神异等等，除茶余饭后可发一噱之外，都能给人以求知的满足。

三

《庸闲斋笔记》在艺术上是有明显特征的。特征之一是记事简约，笔短意长。这除了文字精练之外还有选材、章法上的许多特点。《青浦城隍神之灵异》写明代的布政使上海人沈公，在位时高风亮节，死后为神，极为灵异。全文两部分，前半部是耳闻，后半部是亲历。耳闻中的城隍神昭著灵验；亲历中的城隍神呆若木鸡，一无灵验。全篇前后对照，以耳闻和亲历的矛盾反差，对神之灵异深感茫然。在极短的文字中容纳了较多的内容。另外一些篇章，有的以一字立骨，有的以一事贯穿，写来文从字顺，笔短意长。《纪文达烟量》，用一“烟”字作骨架：开篇写文达嗜烟；继而写其当值吸烟；接着写上殿奏对时靴中冒烟；比及下殿则烟灾已成。《乞儿传》在布局谋篇上堪称妙绝。李公子与乞儿得了同样病症，却各有其医治过程。作者巧布机杼，参差有序地错落写来，笔墨精约而带传奇色彩。

特征之二是笔调幽默，诙谐多趣。幽默，常常是人们道德、修养上优越感的表现。它使人在轻松愉快中受到启迪、发现美。《华亭令戏惩武秀才》，本来是一场正义的斗争，却在近乎戏谑中进行，从而产生了强烈的喜剧效果，令人在轻松的嬉笑中，受到了正义感的熏陶。《漕督谐诗》，围绕一个州官的错别字，旁征博引，作诗嘲讽，把州官的低能揭露得淋漓尽致。《婺州斗牛俗》，将“好整以暇”、“撤乱旗靡”等大词小用，又用上一些“牛亲家”、“牛大舅”不伦不类的称呼，让人在哑然失笑中感受到民俗的古朴、亲切。《自称其弟为令

弟》，先生侃侃而谈，为学生解嘲，明明文不对题，却把一种淳厚的师生之谊写得感人至深。此外，《奇门遁法失灵》里凌厚堂丢丑、《金华山中龟龙》中崇太守受骗、《袁痴》里袁国梓示怨、《朱文正风趣》中朱圭夺宝，以及寿春亭之诙谐（《奉春亭之诙谐》）、糊涂官之无能（《糊涂官》）、冷宦之强作风趣（《冷宦之风趣》）、达泰之过分精明（《应对舛错之笑柄》）……都令人于捧腹中得到美的享受。

特点之三是描绘人物用笔传神。中国小说的传统手法是用行动写性格，讲求数笔之间，神情毕肖。《庸闲斋笔记》的这一特点就非常突出。《热中科名之笑柄》中的马淡于，累蹶乡试，最后一场科试完毕，非常得意，日盼捷音，放榜一天，因报录人误入其家而得意忘形，命令妻子为己着靴，并趾高气扬地问她：“何如？”靴未着竟，楼下忽传“误矣”，其妻仰而诮之曰：“如何？”一个极小的动作，一句极短的对话，把二人的神情、心境，勾勒殆尽。《自批其颊》中的先大父，因拒收万金之馈而彻夜不眠，开始不明其故，后来猛然彻悟，于是打了自己一个嘴巴，并自骂道：“陈某何不长进若此！”遂熟睡如初。一个嘴巴，一句骂词，逼真地传达出当时人物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三千金不及一鱼》，叶桐山道义上的高大和纯朴的童心，统一在坚拒三千金而叹惋一条鱼的举动上，其传神写照之功，令人叹为观止。《张船山题画鹰诗》，在仅有四百字的短文里，描绘了三个性格特殊的人物，可谓笔笔传神。像这样的例子，在《庸闲斋笔记》中，可以说比比皆是。

本书以同治十三年原刊本为底本，参照《笔记小说大观》本和扫叶山房本进行校勘。遇有疑难之处，复校以《笔记小说丛刊》本和《申报》本。选目注意思想性与文学性的结合，文学性强、思想性较差的，则在品评中予以指出。文中标题，沿用《笔记小说大观本》之标题。

编者

1995 年

目 录

自批其颊	(1)
祖不吃赈 孙不吃荒	(3)
因医致累	(6)
孝行二则	(9)
殁而为神	(12)
狐知医	(17)
前世事	(20)
科场中鬼神	(25)
奇门遁法失灵	(29)
迷信扶乩受祸	(31)
古树中异物	(34)
畜鸭之利弊	(36)
三千金不及一鱼	(39)
热中科名之笑柄	(42)
扬州烈女	(45)
神鬼报应之灵	(50)
福建宰白鸭之惨	(57)
折狱须慎	(60)
青浦城隍神之灵异	(66)
曾文正为巨蟒转生	(69)
赚梁山舟学士书	(72)
制造食物之秘	(76)

闽海鱼斗·····	(79)
袁痴·····	(81)
朱文正之风趣·····	(84)
闽省州县亏空案·····	(86)
古人转世·····	(90)
小说误人·····	(95)
麟庆之梦·····	(98)
成得行刺案·····	(101)
自称其弟为令弟·····	(104)
祸福变幻·····	(106)
迷信生肖笑柄·····	(110)
乞儿传·····	(113)
詹长人·····	(117)
婺州斗牛俗·····	(120)
金华山中龟龙·····	(126)
棍徒陷害浴堂主·····	(128)
季封翁焚教案名册·····	(131)
纪文达烟量·····	(135)
张船山题画鹰诗·····	(138)
漕督谐诗·····	(142)
马通人性·····	(145)
大蛇追轮舟·····	(148)
奇形之人物·····	(150)
海中异物·····	(152)
好善乐施之法·····	(154)
说梦·····	(157)
栗恭勤公为河神·····	(163)
孝媳·····	(170)

冥王用通事·····	(173)
华亭令戏惩武秀才·····	(177)
孙文靖公·····	(181)
触忌讳·····	(186)
寿春亭之诙谐·····	(189)
庙鬼慢神·····	(192)
今时之桃花源·····	(196)
独处山村四十年之妇人·····	(201)
律例之精微·····	(205)
糊涂官·····	(209)
《红楼梦》之贻祸·····	(212)
盗案被诬·····	(215)
偿债猪·····	(218)
避讳改名·····	(220)
《破窑记》亦有所本·····	(222)
文宗赐林文忠挽联·····	(224)
乩语之灵验·····	(227)
做官不可有邀功心·····	(231)
以水洗水·····	(234)
谐语·····	(236)
青蛙神·····	(238)
鸭儿优贡·····	(241)
巡檢作恶之报·····	(243)
金烈女·····	(248)
蒋孝子·····	(253)
淀山湖洋人劫案·····	(256)
盐梟行劫·····	(261)
雪灾·····	(265)

方恪敏公轶事·····	(267)
少见多怪·····	(275)
假乱语止变·····	(277)
冷宦风趣·····	(280)
不读书者有至行·····	(282)
禽兽亦通灵性·····	(287)
应对舛错之笑柄·····	(290)
李方伯姬人殉节·····	(294)
仕途中炎凉态·····	(297)
曾侯甘心受欺·····	(301)
王烈妇·····	(306)
王晚李秀成陈攻上海策·····	(310)

自批其颊

先大父尝言^{〔1〕}，少时读《论语》^{〔2〕}，每不服孔子及其“老也，戒之在得”二语^{〔3〕}。谓人老则一切皆淡，何须“戒得”？比官滁州时^{〔4〕}，年逾六十矣。有狱事以万金馈者^{〔5〕}，已峻拒之去^{〔6〕}。向者^{〔7〕}，每睡就枕即酣卧，是夜忽辗转不寐。初亦不解，已乃自批其颊^{〔8〕}，骂曰：“陈某何不长进若此！”遂熟睡如初。旦语人曰：“我乃今始服圣人之言也！”

【注释】

〔1〕先大父：即祖父。先，是对已故者的尊称。

〔2〕《论语》：儒家经典之一。内容主要是孔丘弟子对孔丘言行的记录。

〔3〕“老也，戒之在得”：语出《论语·季氏》。原文是：“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得，贪得。意思是，人老要戒贪。

〔4〕滁州：今安徽省滁县。

〔5〕馈（kui）：赠送。这里是贿赂的意思。

〔6〕峻拒：严厉拒绝。

〔7〕向者：以往。

〔8〕批颊：打耳光。批，手击。《宋史·吕夷简传》：“郭后以怒尚美人，批其颊，误伤帝颈。”

【译文】

先祖父曾经说过，少年时候读《论语》，常常不服孔子和他的“老也，戒之在得”二语。认为人到老年一切都淡漠了，哪里用得着戒贪呢？到了做滁州知州时，年过六十了。一次有人拿一万酬金来打官司，已经严厉拒绝了他。以往，睡觉总是头一贴枕头就睡熟了，这天夜里忽然辗转反侧不能入眠。开始不知怎么搞的，过了些时候，才自打嘴巴，骂道：“陈某怎么没出息到这等地步！”于是又像以前那样熟睡了。早晨起床告诉别人说：“我到现在才信服了圣人说的话呵！”

【品评】

本篇写得十分含蓄而又非常风趣。文中记述的人物是作者的祖父，按照“为尊者隐”的原则，事情总不能写得过分暴露。

孔子“老也，戒之在得”的本义是，人老常为后世子孙着想，所以往往生贪得之心。作者的祖父，一生做官清廉，可在六十岁时，为了万金之馈，一改往常就枕即睡的习惯忽而辗转不寐。此夜为何事“辗转不寐”？不眠之夜都想了些什么？这些全包含在“自批其颊”的动作和“陈某何不长进若此”的骂词中，难怪天明对人说：“我乃今始服圣人之言也！”

祖不吃賑 孙不吃荒

先大父居官^{〔1〕}，清謹自持。道光元年^{〔2〕}，攝泗州事^{〔3〕}，州地处下游，每年夏秋之间，城外半成泽国^{〔4〕}，例请賑恤。然当賑恤之地，民皆转徙^{〔5〕}，无可稽核^{〔6〕}，悉以虚册报销，故皖省有“南漕北賑”之谣^{〔7〕}。公独不肯办，触怒上官，几致参劾^{〔8〕}，遂解州事^{〔9〕}。人皆以为愚，公但笑应之而已。尝谓余兄弟曰：“我虽不得此钱，以‘清白吏子孙’五字贻尔等^{〔10〕}，不以厚欤？”此事通州白小山尚书载入公墓志中^{〔11〕}。

前年余代理新阳县事^{〔12〕}，吏胥有请少报熟田多征米者^{〔13〕}。余曰：“祖不吃賑，孙顾吃荒，可乎？”一笑谢之^{〔14〕}。

【注释】

〔1〕先大父：即先祖父。

〔2〕道光元年：1821年。道光是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的年号。

〔3〕摄：代理。泗州：今安徽省泗县。在安徽省北部，处泗水下游，临洪泽湖。

〔4〕泽国：水乡。

〔5〕转徙（xǐ）：辗转迁移。

〔6〕稽核：查对、核实。

〔7〕皖：安徽省的简称。南漕北賑：讽刺官吏们在皖南以征收漕粮发财，在皖北以賑济灾民发财。

〔8〕几：几乎，差一点。参劾：参奏弹劾。

〔9〕解州事：辞去州官。

〔10〕“清白吏子孙”：清白官吏之子孙。 貽：遗留、赠送。这里是为子孙留下遗产的意思。

〔11〕白小山：白鎔，字小山，清顺天府通州人。嘉庆进士，道光时官至工部尚书。居官刚正自持，曾大力整顿东南钱漕，有利于民。

〔12〕新阳县：旧县名，治所在昆山，今属江苏省昆山县。

〔13〕吏胥：旧时在官府中办理文书的小吏。 少报熟田多征米：向上少报丰收田亩，以便将多征收的粮食，贪污归己。

〔14〕谢：谢绝。

【译文】

先祖父做官，清谨自持。道光元年，代理泗州知州。泗州地处泗水下游，每年夏秋之间，城外大半成为水乡，照例要请求赈恤。可是该当赈恤的地方，百姓都辗转迁移了，没法查考户籍，年年都是造虚册报销的。所以安徽省民间流传着“南漕北赈”的民谣。唯独先祖父不肯照例去办，为此触恼了上官，几乎遭到参劾，于是辞去州官不做。人们都以为这样做是愚蠢的，先祖父只是一笑应承罢了。他曾经告诉我们弟兄说：“我虽然没有得到这笔钱，可是以‘清白官吏之子孙’几个字留给你们，不是很丰厚的一笔家产吗？”这件事，通州人白小山尚书写进了先祖父的墓志中。

前年我代理新阳知县，有一位办理文书的小吏，请求向上级少报丰收田亩，以便将多征的粮食贪污归己。我说：“祖父不吃赈济之粮，孙子却怎么能吃灾荒之粮呢？”笑着谢绝了他。

【品评】

据《礼记·檀弓下》，孔子过泰山，见一妇人于坟前悲哭，让子路问明原因，那妇人说，自己的公公、丈夫和儿子都被猛虎所害。问她为何不离开这里，她说这里没有苛政。于是孔子对门人